

●曹慶勳修造工作室



●曹慶勳傾心修造器具。

「我只修破損件、老窯遺棄品，不碰完整好器。古人不要的，我把它化腐朽為神奇，讓千年殘器重新站立，可以使用，可以欣賞。」聲稱自己只是一名手藝人的曹慶勳，在「修造」工藝這條路上越走越寬、越走越歡。他起初從商，好茶，而後一發不可收拾愛上茶器，轉身前往清華大學美術學院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學府研學，鑽研銅瓷、雕刻、金工等技法，專攻殘缺器物，讓跨越千年的殘損器物在他手中重獲新生；把「無用」變「有用」，將「破損」變「經典」，將中國非遺技藝完成從功能性修復到藝術性再造的跨越。近日，曹慶勳在福州創建的「尚象修造傳習社」正式對外開放，其個人修造主題作品展「碎金」也同步開展。展覽期間，曹慶勳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，分享他和千年前器物在修與造的時光對話中的那些故事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

曹慶勳：

以殘瓷為媒，與千年器物對話



●曹慶勳修造主題作品展「碎金」展館中的趣味性作品。



●展館中碑系列「宋韻·對話」，刻有蘇軾《定風波》詞句。



●曹慶勳修造主題作品展「碎金」展館中宋代官窯貢瓷。

這場「碎金」作品展覽共29件套，分為碑系列、河圖系列、趣意系列。碑系列以秦漢碑刻、漢字、古文為核心，如李斯《諫逐客書》、蘇軾《定風波》，強調漢字碑刻為魂，記錄文明；河圖系列追溯上古河圖洛書、天象，用紋路、金線表現着穹感、歷史感，致敬上古智慧；趣意系列則作輕鬆表達，比如刻梅花等貼近當代生活。這些器物大多數來源於宋代，也有些明代和當代的作品。曹慶勳介紹，修造中，他將銅瓷、鑲嵌、雕刻、髹漆等多種技法融合應用。

以「修造」與古人對話

「我做修造，不是為了掩蓋殘缺，而是打開殘缺，利用殘缺，昇華殘缺，和千年前的古人對話。」曹慶勳講解刻有李斯《諫逐客書》的器物時稱，器物是主角，自己是配角，在尊重器物原本的氣韻基礎上再進行修造。在這件殘損的宋代建盞中，曹慶勳在破損處掏琢，用雕刻工藝刻出李斯《諫逐客書》中的句子，還原秦漢碑刻的風骨；並在陶瓷上掏洞，做結構，把金屬一點一點地嵌進瓷器內。另一邊則用銅釘將瓷器的裂縫鑄上，在排列上講究長短、疏密、曲直的變化，彷彿一串流淌的音符。

另一件同樣來自宋代的茶洋窯茶盞組合器物，刻的是蘇東坡《定風波》的詞句：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……蓋上則以詠諧的語言刻着：怕君受涼。「這是借盞完成了一次與千年前的大才子蘇東坡的隔空對話，也是與千年前的匠人對話。」通過現代美學視角，對器物重新解讀、審視，曹慶勳用銅瓷、用大漆把它們的裂縫一點一點地補起來，黏起來，再小心翼翼地刻字。「修，是尊重歷史，把器物的生命補回來；造，是在殘缺處重生，讓傷痕成為藝術的一部分。」曹慶勳覺得，自己是在細緻小心的「修補時光」中，和千年前的匠人一起完成

一件件心愛的作品，把歷史的文脈留在器物上。

深耕「破損」的藝術

是次展覽展出的所有作品都來自破損的器物。破損的形式有很多種，不只是打碎、磕缺，還有在宋代窯址裏燒的時候就出問題的，比如出現起泡、露胎、黏窯的問題，以至於當時就被遺棄掉，沒有流入市場的器物。展品中，有一件來自宋代官窯的貢瓷格外與眾不同。這是一件破損嚴重的茶盞，有一大塊都缺失了，瓷體完全斷掉。曹慶勳用合金金屬實心熔鑄，把缺口補全。「瓷和金屬是矛盾體。陶瓷在空氣中300度就會炸裂，金屬熔化要1,000多度，怎麼結合是行業裏最大的難點。」曹慶勳用錫和銀按特殊配比調和，克服溫度差，僅這一塊修復就用了一個半月。在「造」這一部分，曹慶勳利用金屬表面做了祥雲、蒼穹的肌理，呈現出秦漢一脈相承的雄渾、蒼茫之氣。「它是宋代的點茶碗，是當年皇家使用的器物，我在修復時，一直帶着對歷史的敬畏，和宋代的氣息對話。」曹慶勳說。

在河圖系列中，一件建盞在燒製時鼓起一個泡，曹慶勳就順着這個形態，做了一隻青蛙的造型，用的是鑲嵌和雕刻，純手工鑲刻，沒有模具，整體營造出黑夜、天幕、蒼穹的感覺，和建盞本身的黑釉氣質非常契合。「我想通過這件作品，把上古河圖洛書、天象、陰陽哲學，用視覺方式表達出來，讓器物有來自遠古的文化力量。」曹慶勳說。在當代作品中，曹慶勳對它們的處理沒有厚重的歷史包袱，就是單純的審美表達，好看、舒服、和諧。比如，面對一件當代台灣燒製的黏窯、破損瓷器，曹慶勳對它的處理更簡約、更當代，強調形式美、線條美。

創立「修造」藝術體系

曹慶勳自幼喜歡中國傳統手工藝，做過木雕、石雕，後又拜師學習銅瓷。2017年，曹慶勳到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進修，系統學習日本象嵌金工，這段經

歷讓曹慶勳開始反思：日本金繕偏柔美精緻，中國傳統銅瓷只重修復，還缺少一套屬於中國本土、兼顧修復與藝術再造的理論體系。2018年，曹慶勳移居福州，正式把銅瓷、髹漆雕刻、金工鍛造三藝融合，在創作實踐中真正提出「修造」一詞，區分於普通修復、日本金繕而形成初步理念：「修」是固本，「造」是新生，修中造、缺中圓。2021年10月，曹慶勳出版專著《修造》，他在這一書中首次完整、系統、理論化地提出了「修造」的工藝概念，並從技法、哲學、審美與匠人精神的四個維度，確立了獨立的藝術體系，正式宣告了中國「修造藝術」的誕生。

曹慶勳創立的「修造」理念，旨在突破傳統銅瓷局限，融合銅釘、鑲嵌、雕刻、金工、大漆等多元技藝，以殘瓷為媒，與千年器物對話，讓殘缺重獲尊嚴與新生。他堅持從歷史脈絡與材料力學出發，釐清「銅」的本源，以把技藝上升為文化表達，其作品兼具宋瓷之氣韻與秦漢之雄渾，呈現出東方獨有的平衡之美、殘缺之美。

他創立修造傳習社，將「銅瓷」這一非遺技藝以公益體驗、系統研學、實地遊學的模式，面向全國傳播修造文化，並邀請專家學者授課，帶領學員走進窯址與博物館，以構建完整的傳承閉環，讓更多人讀懂技藝背後的中華文明基因。作為福州市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，曹慶勳創立的修造傳習社環境鬆弛、溫馨，有茶、咖啡，像一個大家庭。「人太緊，做出來的東西就小。放鬆，才有大氣象。」在周末，傳習社更開設免費的公眾體驗課，讓更多普通人近距離接觸非遺。曹慶勳表示，修造不僅是修復器物，更能幫助大眾舒緩壓力、涵養心性。修造是與古人對話、與歷史共生，每一件作品都是東方哲學的載體。讓修造走進生活、走向國際，讓更多人理解殘缺之美、東方之美、文脈之美，讓非遺在新時代真正活起來、傳下去、走出去，這些都是他的心願。



●曹慶勳介紹修造主題作品展「碎金」展館中展品。



●宋代茶洋窯茶盞組合蓋碗，莫高窟印象，上刻石窟，刻菩薩三尊。



●曹慶勳修造作品



●劉香成



●劉香成拍攝的雅萬高鐵駕駛室畫面。

「只拍雅萬高鐵的運作遠遠不夠，我還想到駕駛室拍攝，讓讀者跟着鏡頭走進雅萬高鐵。為了這次拍攝，溝通過程持續了幾個月。」普利茲現場新聞攝影獎獲得者、攝影師劉香成近日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，談起他在共建「一帶一路」國家的攝影創作故事。

雅萬高鐵系列照片收錄於劉香成新出版的攝影集《古道新章——世界裏的中國》，該書繁體版今年7月在香港書展首發。「共建『一帶一路』倡議可能是21世紀最大的人類發展工程。我希望

就計劃用影像講述中國企業家、工程師和普通人民與各國人民互動的人文故事，這一構想在2023年啟動。

過去幾年，年逾七旬的劉香成先後前往21個國家、54個地區，足跡遍布中亞、東南亞、非洲、歐洲和拉美，行程超過26.7萬公里。在影像選材上，劉香成有着明確的標準。「圖片講故事，要避免讀者產生視覺疲勞，畫面不應有重複。」因此，攝影集中不但包括高鐵、港口、能源項目等基建場景，也收錄了大量日常生活畫面。拍攝過程並非一帆風

在精力還允許的時候，不論路途多遙遠，親臨現場，見證這個工程。」劉香成說，2013年共建「一帶一路」倡議提出後，他

鏡頭繪絲路 影像傳新章 專訪普利茲現場新聞攝影獎獲得者劉香成

順。那些未能定格的瞬間反而讓劉香成印象更深刻。在前往剛果（金）某個礦區拍攝的路上，他見到當地婦女將各式鞋子一層層排在紅土路面上，「像巴黎蛋糕店的櫥窗」。可惜當時沒來得及拍攝，待劉香成返程時人群已散，這一幕最終沒能收進鏡頭。

「最動人的往往是微小的生活細節。」劉香成說，這種觀察經驗來自他的成長環境。父親曾是香港《大公報》資深報人，讓劉香成從小就受到新聞文化的熏陶。20世紀七十年代，在美國完成大學學業後，劉香成擔任時代集團旗下《生活》雜誌攝影師基恩·米利（Gjon Mili）的助理。米利告訴他：一張好的攝影照片是可以閱讀的。1976年，劉香成作為《時代》周刊駐華記者，回到中國。三年後，劉香成成為美聯社常駐北京的攝影記者，他廣泛拍攝

了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變遷。「這些圖片所記錄的事情，中國人和西方人都看得懂。其中的價值，不在於我按了多少次快門。而在於記錄了怎樣的時代。」

多年工作中，劉香成出版了多本關於中國的攝影集。有一次，在英國布里斯托爾的新書發布會上，一位華人讀者看完影像作品後感動落淚。她告訴劉香成，這些照片讓自己想到了父母講述的故土。劉香成感慨：「很多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時代變化，可以通過照片傳遞給下一代。」對後續創作計劃，劉香成保持着審慎的態度。他認可布列松「決定性瞬間」的攝影理念，認為攝影是思想、目光與同理心的瞬間結合。「最好的圖片永遠是下一張。」他說，保持好奇心、持續閱讀、不斷觀察，才能真正讀懂時代，也讓影像擁有穿越時間的力量。

●中新社